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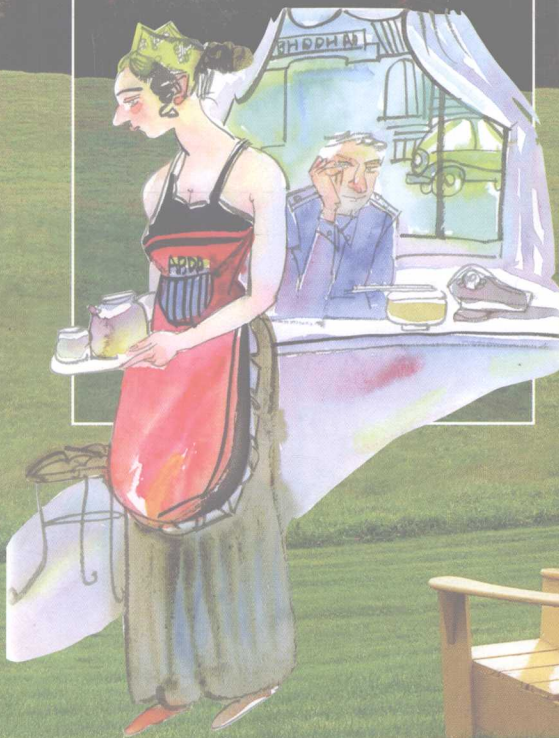
故事会

®



STORIES

神奇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5478

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故事会

神奇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奇故事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1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5452-0186-4

I. 神...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1324号

丛 书 名: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 神奇故事

编 者: 《故事会》编辑部

出 品 人: 何承伟

责任编辑: 吴复新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21-54667902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规 格: 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 ISBN 978-7-5452-0186-4/G·029

定 价: 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6987232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190)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 (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 (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市井怪闻	
烟猴	2
清明节办喜事	7
紫砂壶	11
跳崖之后	16
怪婴	24
自杀俱乐部	27
神秘莫测	
法场奇事	32
看不见的好友	35
报恩	40
惊心的照相	43
魔猫	46
滑稽世界	
祖传秘方	54
丢枪以后	57
断指的故事	63
悲愤填膺	
一碗红烧肉	69
廿年后的哭声	75
沙漠悲歌	77
“神刀”陈长青	82
讽喻惊世	
鹦鹉大赛	87
监视	89

狗尾巴的故事 96

神奇的播音员 106

奇案迷离

雇客杀人 109

毛驴送葬 112

第三具尸体 116

天衣有缝 120

半夜劫案 131

畸情动天

真正的朋友 135

黄牛泪 141

隐身恋人 145

市井怪闻

人海阔,无日不风波。



烟 猴



五十多年前，有个叫皮三的富家子弟，继承了一大笔祖业，整天吃喝玩乐，最后吸上大烟，成了烟鬼。眼见祖业一天天被烟枪“抽”空，皮三的家人、亲友无力劝阻，只得各奔前程，远远躲开，空荡荡的家院里，只剩下皮三孤零零一个人，好不寂寞。

于是，皮三从耍猴的江湖艺人手里，花高价买下了一只猴子，好歹也算有个伴吧！这是一只猕猴，跟着江湖艺人走南闯北，也算见过一些世面，机灵可爱，一举一动通晓人性。皮三很是欢喜这个猴精，便亲昵地叫它“三儿”。

从此，皮三走到哪儿，后面总跟着三儿，形影不离。皮三累了，三儿猴眼一转，就跑来给他捶背，猴拳不轻不重恰到好处；皮三烦了，三儿立刻翻斤斗、做鬼脸、表演杂耍，使尽浑身解数逗乐

取笑；皮三一声号令，三儿绝对服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些还只是小菜一碟！特别让皮三满意的是，每当他烟瘾发作时，只要伸个懒腰打个呵欠，三儿就心领神会，飞快地端来烟盘，盘内烟土、烟枪、洋火之类早已准备得妥妥帖帖。皮三侧身一躺，抬起烟枪，只管闭目吞吸，点火、加烟自有三儿伺候。皮三吞云吐雾，舒服到了极点，心想：就是亲生儿子也没有这般乖巧、周到，三儿真的是神猴哪！

“叭嗒、叭嗒”皮三吐出一团团烟雾，闭着眼睛，想象着梦中的那个极乐世界：一群群美女，一座座金山，想什么就有什么，伸手一抓就是……烟雾腾腾之中，三儿端着烟盘伺立一旁，毕恭毕敬，只有鼻子两侧微微抽动，一双猴眼像小灯泡一样，闪烁着兴奋的光彩。

皮三睁眼一看，乐了，骂道：“你他妈连人都没变全，就知道捡老子的漏沟水啊？可惜你是猴子，不是人！”说完，一口浓烟喷向猴脸，哈哈大笑。

三儿纹丝不动，贪婪地吸着喷来的烟雾，发出粗粗的喘息声，如痴如醉。过足烟瘾后，皮三甩手而去，三儿赶紧关闭所有门窗，然后独自打坐，深一口、浅一口地吸着空气中的烟雾，那神态好像是在打坐修炼，要想修炼成一只仙猴！

半年之后，三儿有些不对劲了：皮三累了，连叫好几遍，三儿才慢慢吞吞地来给他捶背，轻一拳、重一拳，三捶两捶竟捶到了头顶上；皮三烦了，得用鞭子威逼三儿，它才肯翻斤斗，七翻八翻不是打碎花瓶就是撞倒香炉，气得皮三哇哇大叫；再后来，皮三无论发出什么号令，三儿都不理不睬……它常常萎靡不振，眼眶里糊满眼屎，面目呆滞，呵欠连天——神猴整个儿变成了懒猴、蠢猴、癫皮猴！

有一次，皮三烟瘾发作，连叫“三儿”不见回应，只得自己去端烟盘，谁知烟盘无影无踪。皮三找来找去，突然发现三儿正躺

在床底下，人模人样地吞云吐雾，快活得像神仙一般，那吸烟的神态，活脱脱就是一个浑身长毛的皮三！

“你、你……”皮三恨不得将三儿撕碎，可他自己正犯着烟瘾，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相反，过足了烟瘾的三儿却是精神抖擞、上蹿下跳、龇牙咧嘴，根本不把主人放在眼里！

三儿成了一只烟瘾十足的烟猴。

皮三离不开烟土，三儿也离不开烟土，这屋里不再是一个烟鬼，而是两个烟鬼。这时，皮三已是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哪里供得起两个烟鬼？而且，皮三只剩下最后一坨烟土了，虽然这坨烟土有好几斤重，像圆圆的面团，但顶多也只够皮三单独吸食一年。

这可是皮三最后的“命”哪！皮三特意选择了一个夜晚，将烟土悄悄锁进一个大铁柜，里三层、外三层，层层上锁。

他认定如此一来，这坨烟土定然万无一失，没想到，瞒得了鬼神瞒不了猴精：三儿不愧是火眼金睛，只见它不停地围着大铁柜打转，分明是不怀好意。

家贼难防哪！皮三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赶走三儿——为了独自享受一年的快活，管它什么亲儿子野猴子！

于是，皮三和三儿展开了一场人猴追逐大战。

皮三手持鞭子，追打三儿：“滚，你给我滚！”可长年吸毒，皮三已骨瘦如柴，手无缚鸡之力，鞭子抽去只当给三儿抓痒痒。

三儿毫无惧色，飞檐走壁，不时回头做个鬼脸，“吱吱”一叫，好像是说：“来呀，快快来闻俺老孙的猴屁！”

不一会儿，皮三气喘吁吁，摇摇晃晃，眼泪鼻涕来了个“飞流直下三千尺”，烟瘾犯了。不行，得吸上几口烟，养足精神再去赶那无赖泼猴，皮三只得点火烧烟。立刻，屋子里烟雾缭绕。

没想到三儿双眼一亮，快速攀上房梁，选择正对烟雾升起的位置躺下，大口吸食腾腾升起的烟雾，自捡一份快活。结果，下

面吞云吐雾，上面不劳而获，人和猴都同时过足烟瘾。于是双方都精神焕发，开始新一轮追逐。

“癞皮猴，你他妈想吃定老子？老子要你的猴命！”皮三气势汹汹，扑来扑去，却连一根猴毛也抓不到。

由于双方都过足了烟瘾，人猴追逐更加激烈，对峙更加持久，场面更加热闹。三儿并不跑出屋外，只在屋内逗着皮三兜圈子，忽上忽下，忽东忽西，玩游戏一样轻松。皮三追累了，就抽烟；过足烟瘾，再追……这场游戏无休无止，有时候皮三追急了，三儿干脆夺过鞭子抽得皮三抱头鼠窜。这下，连皮三自己都闹不清楚，这屋里的主人，到底是人还是猴？

更为不幸的是：由于欠债不还，没等皮三赶走三儿，他自己反而先被债主抓走了。看着皮三被两个彪形大汉抓小鸡似的捉走，三儿蹲在房顶上搔腮拍爪，幸灾乐祸。

整座房屋、院落，成了三儿的天下。“吱吱”三儿高兴得连连打滚。

皮三被债主关押了三天，烟瘾大发，呵欠一串连一串，还没拷打就口吐白沫，手脚抽搐不停，奄奄一息。债主见榨不出一滴水，弄不好还得赔副棺材，只得自认倒霉，将皮三放了。

皮三跌跌撞撞回到家中，第一个动作就是直奔大铁柜，谁知跑去一看，大惊失色：铁门大开，烟土早已不知去向，地上满是撬断的铁锁、斧子、钳子、钢锉……那作案者，简直就是训练有素、身手不凡的江洋大盗！

皮三再仔细一看，只见铁门上血迹斑斑，还粘着一根根散乱的猴毛……这下他明白了，是那贼猴三儿干的！真是难以想象，不知这贼猴使了什么功夫，费了多少脑筋，搬了哪路神仙，竟然打开层层紧锁的铁柜，盗走了烟土？

皮三气急败坏，抓起斧子四处寻找三儿：“贼猴，你出来！老子今天跟你拼了！”

他一边叫骂，一边爬上堆放杂物的阁楼，一看，怔住了！只见三儿正侧身躺着，毛脚高跷，爪持烟枪，全身保持着吸烟的姿势，那美滋滋的样子，好像看见了一座座花果山……

“贼猴，看斧……”皮三怒吼一声，冲上前去。但是，不等斧子出手，却只见三儿双眼圆瞪，眼睛僵滞……三儿已是一只死猴！原来那一坨面团样的烟土，是皮三原计划一年的定量，现在被三儿在三天之内吸个精光，它还能活吗？这三天，可想这毛猴是何等快活自在，何等飘飘如仙啊！

烟土没了，只听见皮三一个长长的呵欠只打了半截，一口气猛然断了，斧子落地，一个僵尸接着倒下——皮三追三儿去了，不知他追到阴间，还会与三儿有一番怎样的厮杀……

(天 夫)

清明节办喜事



大李镇的李老伍，有个儿子叫李树林。儿子在他十八岁那年得急病死了，李老伍怕儿子在阴间打光棍，于是他到处打听，要为儿子找个对象结门阴亲。

这天来了个外地人，两个老汉在镇街头树底下闲谈。那老头是离大李镇五十里的小韩镇人，叫韩跃前，他有个女儿叫韩三妮，十七岁那年死了。这不正好对上号？于是一说就成。李老伍还给了老韩头两千元财礼，定好清明节那天接亲。

到了清明节这天，李老伍找了几个车开了车到了韩镇，韩跃前早已抱着一只老母鸡等在镇外了。老韩头抱歉地说：“姑娘死了八年了，就埋在镇西的小河边，前年我不在家。镇里人给河道加深加宽，把姑娘的坟也给弄没了，我雇人在河边找了几天，也

没找到姑娘的骨头。”

李老伍没办法，只好在河边抓两把土，装进塑料袋，又接过韩跃前手里的那只老母鸡，算是接回了“新娘子”。

随后，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李家吹吹打打地为死去的儿子办喜事。拜天地时，由街上一位老头抱只大公鸡代表新郎，一位老太抱着那只李老伍抱来的母鸡代表新娘，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同入洞房。

中午，人们吆五喝六地喝喜酒。喝罢喜酒又接着办丧事，又是吹吹打打。李老伍他侄子家十二岁的二小子小虎作为李老伍儿子的儿子，披麻戴孝送爹娘入土。上午的喜事和下午的丧事办得都非常热闹。

到了晚上，李老伍一合计，喜事花了六千五，丧事花了五千六，几乎把他的全部积蓄都花光了，可李老伍心里高兴，躺倒在炕上就“呼呼”地睡着了。这觉睡得是那樣的香，那樣的甜，可以说从他儿子死后第一次睡得这么踏实。

李老伍睡得正香，突然传来“乒乒乓乓”的砸门声，一批大汉破门而入，将他从床上拖将起来：“你这该死的老东西，竟敢强夺我们的妻子做你的儿媳妇，无法无天啦！走，老老实实跟我们走！”说完，拉起他就走。

李老伍有点着慌，忙问：“你们拉我去哪？”

一个大汉说：“去哪？去阎罗王那里评理！”

听说去见阎罗王，李老伍反倒不怕了。他抬头细细一数，好家伙！高高矮矮、胖胖瘦瘦，总共十二个大汉，心想：韩三妮那姑娘真有这么多个丈夫吗？

他们拉拉扯扯、推推搡搡地来到阎罗殿。

阎罗王横眉竖眼地拍着龙案喝道：“你们吵吵嚷嚷的，成何体统？”

那十二个大汉急忙跪下说：“大王息怒，我们是来告状的。”

“状告何人？”

“喏，就告这李老伍，他强夺我们的妻子做他儿子李树林的媳妇。”

李老伍不等阎王开口，急忙跪下说：“大王明鉴，小人实在冤枉。韩跃前是我的亲家，他自愿将韩三妮许配给我儿子李树林为妻，实属明媒正娶，并非小人强夺，请大王明鉴。”

阎罗王当即下令，传李树林、韩三妮到堂。

不一会儿，李树林、韩三妮被带到大堂。

阎罗王龙案一拍，问道：“李树林，你和韩三妮是什么关系？”

李树林说：“回禀大人，我们是夫妻关系，昨天上午结的婚，是我父亲花钱为我们办的喜事。”

阎王又问韩三妮：“你说，这里究竟谁是你的丈夫？”

韩三妮抬头望望，说：“回禀大人，他们十三个人都是我的丈夫。”

阎王拍着桌子说：“混账东西，一个小女子嫁十三个丈夫，这是哪家婚姻法？”

韩三妮连忙磕头说：“大王息怒，这不能怪我，都是我父亲钱迷心窍，他见阳间一些人搞迷信，替死去的儿子结阴亲，于是将我卖了一家又一家，我也是身不由己呀！”

阎罗王现在全明白了，问题出在韩跃前身上，于是吩咐无常，立即捉拿韩跃前。

韩跃前很快被抓来了。在阎罗王面前，他不敢抵赖，只得把他将女儿卖给十三人为妻的事如实招供。他还说：“我实在不知道这是触犯王法的，总以为人家急于结阴亲，骗点钱花不会有人管的。请大王恕我无知，放我回去，以后我一定改正。”

阎王说：“不行，放你回去你还会再卖女儿，对你这样的人非从严惩处不可！来呀，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几个小鬼立刻冲上来，将韩跃前拖了出去。

处理了韩跃前，问题并未完全解决，韩三妮应该判给哪个为妻呢？为此，阎罗王也搔开头皮了。他左思右想，决定用民主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说：“韩三妮嫁十三个丈夫是不行的，只准有一个。我看你们十三个男人抓阄吧，谁抓到了是运气，抓不到就自认晦气，你们看怎么样？”

十三个男人一听都大声嚷嚷，表示反对。

阎王说：“好好好，那就不抓阄。以后韩三妮轮流跟你们过，一家一个月，行不？”

大家一听又嚷开了，这个说：“大王这不行，一年才十二个月，不是有一个男人落空了吗？”另一个说：“还有月大月小呢……”再一个说：“那样，生出孩子算谁的？”

阎王火了：“既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干脆把韩三妮调到伙房里烧火，谁也没份！”说完，一甩袖子，下殿而去。

李老伍大吃一惊，醒了过来。还好还好，只是个梦，可他却老在回味这个梦，怎么也睡不着了。

天亮后，他匆匆吃了早饭，又急乎乎赶到小韩镇，一看，竟大吃一惊，他那位亲家韩跃前已于昨晚突然死去。再一调查，正如梦中所示，韩三妮确实被他父亲卖过一家又一家。

李老伍觉得心里很沉重，他这才明白自己办了件天大的蠢事。白白扔了一万多元钱，那可是自己的血汗钱啊！能不心疼？

（张恩泽）



紫砂壶

机械厂有个工人叫邹德元，今年四十六七，生得结结实实，可是一门心思想发财，平时是三天两头泡病假，到最后，干脆辞职蹬起了三轮。

这天中午，六月的太阳照得人昏昏沉沉的，邹德元把三轮往火车站前的一棵大树下一停，从车后厢里摸出一把茶壶，喝了几口茶，然后往车座上一靠，闭目养起神来。

这时有人来坐三轮，要到轧钢厂。邹德元要八块，那人价都没还，迈腿就上了车。邹德元慢悠悠地蹬了半个钟点，到了轧钢厂。那乘客“刷”地掏出一叠人民币，从中抽出一张“大团结”，对他说：“不用找啦！”说完就“噔噔”地走了。邹德元美滋滋地把钱塞进裤腰间的皮夹子里，刚想走，猛地发现座位上有个黑提包，